

THE UNIVERSITY—AN OWNER'S MANUAL

美国校园文化

学生·教授·管理

(美) 亨利·罗索夫斯基 著

谢宗仙 周灵芝 马宝兰 译



山东人民出版社

美国校园文化

——学生·教授·管理

(美)亨利·罗索夫斯基 著
谢宗仙 周灵芝 马宝兰 译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6年·济南

7.95/06

山东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5-96-010号

**THE UNIVERSITY
AN OWNER'S MANUAL
HENRY ROISOVSKY**

**Copyright (c) 1990 by Henry Rosovsk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 W. Norton and Compa-
ny, Inc. ,
500 Fifth Avenue, New York , NY 10110, U. S. A.**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版权由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提供

美国校园文化

——学生·教授·管理

(美)亨利·罗索夫斯基 著

谢宗仙 周灵芝 马宝兰 译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政编码:250001)

山东胶南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5插页 210千字

1996年9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09-01933-2

G·148 定价:11.8元

序

我要最热烈地感谢戴维·布卢姆、德里克·博克、约翰·博克、威廉·鲍恩、肯·加尔布雷思、菲列斯·凯勒、戴维·兰德斯、尼查·罗索夫斯基、弗雷德里克·斯塔爾、亚纳·范·德·穆伦和惠特拉院长，感谢他们的建设性批评、见识深远的评论和极其宝贵的建议。对于本书在事实和判断方面存在的缺陷，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不负有任何那怕是最轻微的责任。

我也要感谢诺顿出版社的模范编辑和出版者埃德温·巴伯和唐纳德·拉姆所给予我的慷慨帮助。

最后，我还要深深地感激邦尼·柯里尔、艾伦·迪彼波和金·艾尔斯，他们对本书手稿进行了多次文字加工，并且从来，从来也没有失去过他们的幽默感。没有他们，我敢肯定我早已失掉我自己了。

目 录

概述

前言:基本概念	(3)
第一章 一封介绍信	(8)
第二章 最优秀的三分之二	(19)
第三章 院长的一天	(27)

学生

第四章 大学学院:选拔和录取	(47)
第五章 选择	(62)
第六章 通过教育的宗旨	(85)
第七章 基础课程概述	(98)
第八章 研究生:欢迎加入这个渊远广博的学者行列	(113)

教授

第九章 高等学校的生活:某些长处与缺点	(139)
第十章 任期:任期的意义	(156)
第十一章 任期:典型事例	(167)
第十二章 疲惫、妒忌和其他形式的痛苦	(189)
第十三章 大学也是市场	(199)

管理

第十四章 院长的职能	(213)
------------	---------

第十五章 大学的管理工作:有效管理的七条原则	
.....	(233)
第十六章 跋:补遗和结论.....	(257)
关于亨利·罗索夫斯基的《美国校园文化	
——学生·教授·管理》.....	(268)

概 述



前言 基本概念

关于美国大学的书籍,尤其是由教授和行政主管撰写的这类著作,一般都有一个启人灵感的书名。哈佛大学校长德莱克·博克为我们写了《象牙之塔以外》;耶鲁大学已故校长 A·B·贾马蒂的近作题为《一个自由而有序的空间》。十多年前,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也广大读者献出了《大学的价值》。单是这些书名就能令人肃然起敬:至少你会愿意让人看到你在翻阅这些大作。

而我的这本《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①却意在向你介绍一种截然不同的主题和信息。我曾是一个经济学家——我之所以用过去时,是因为一个搞了 11 年行政管理工作的,已不能把自己仍称为某一严谨高等教育领域的正式成员了。有时,前任行政管理者被人宽厚慷慨地或理所当然地称之为教育家;遗憾的是,只有美国地方报纸才用这个词以示敬意。当然,我确乎记得一些经济学,并且还能发现两个概念——“比较优点”和“制作特点”——对形成我自己的传世之作颇为有用。用通俗一些的话来说,就是:掌握本行搞出特色。

每当接触一个不熟悉的事物时——比如,一台新的冰箱或一台微机——我总发现那些使用手册既有用又方便。尽管有时写得

^① 本书原文为“The University——An owner's Manual”,中文书名作适当改动。——译者注

缺乏独特的风格,或表述也不够简练明快,然而,它们却不失为现代文明的一种重要文字著作形式。也许出于我对汽车的偏爱(我承认我是《公路与铁路》杂志的忠实订户和美国萨布汽车俱乐部的正式会员),我特别熟悉有关汽车的书文,它们总是透着乐观和实用的精神。试以《1978年达特桑汽车使用手册》为例。毋庸置疑,如果援引《1986年马塞帝——奔驰》或《1988年“美洲虎”汽车手册》的话,定会给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然而,在教授的汽车储物箱里一般却找不到这类手册。“感谢你选择了达特桑。我们相信你会为买了它而高兴。”这两句话,是几乎每所美国大学的某位校长、教务长或院长在每学年开始时——在更换了适当的名称以后——都要说的两句话。接下来,再看一看汽车使用手册中常见的目录标题:省油要点提示、仪表控制、调适与方便特点、紧急处置……等等。

冰箱、微机、汽车与大学之间是否有相似之处呢?只有在我们都可能面对不熟悉的东西这个意义上才有。许多学生都是家庭中第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大部分大学教师在家庭中也是第一个做大学教书工作的人。^①社会的流动性无疑是美国充满活力的一个标志,但是其结果之一是我们的高等学校不得不承担非常特殊的任务。我们从因培养的方法或共同的背景所获得的承认和赞誉中,是不能得到什么的。在许多老牌的发达国家中,对被选中的少

① “在1900年,仅有23.8万名学生(占18~24岁年龄段人口中的2%多一点)进了大学,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个数字增至207.8万人,到1975年增至970万人(在18~24岁年龄段人口中占1/3强)进入了注册的高等学校。”显然,许多年轻人是他们家庭中第一个进大学的人。

至于大学教师的家长,1969年和1975年的调查表明,教授们的父亲中,只有4%的人是大学教师或行政主管人员。

上述两点均系参阅S·M·李普赛特和小E·C·拉德所著的《美国学术界人士社会出身的变化》,载于R·K·默顿、J·S·科尔曼、P·H·罗西等编著的《质量和计量社会研究》(纽约,自由出版社,1979年),第319~321页。

数精萃而言，从中学升入大学不过是比较小的一步——顺利而又经过良好准备的舒舒服服的一步。而对美国人来说，则可能是一种比较令人烦恼的历程。一本有指导意义的读物可以告诉你应该去拉动哪一个把手，什么时候必须安排预防性维修，因而这种书可能是有益的。

但是，何以要说“An owner's Manual”^①呢？无论如何，你总不能买下一所大学并把它据为个人财产吧！按照某些私立大学的现行学费水平，学生的家长可能会感到，他们是按分期付款的办法购买大学的有效股份，但这并不是我的意思。我所考虑的“所有权”这个词，具有更为广泛和更高层次的意义。人们常说：这是“我的国家”。这就是我向读者们推崇的“拥有”一词的概念。

我们可以从这种扩大的意义上来看待许多声称“拥有”大学的人。大学教师常常认为他们就是大学。教学和研究是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使命，而这使命正掌握在他们的手中。没有教授，就不成其为大学。众所周知，学校主管人的言行常常表现出，似乎这所大学就是他们自己所有的一样。在美国，有许许多多的董事长、总校校长、教务长、院长、校长、副校长等等，在控制着他们的私人领地。我个人认为，一所学校的质量与它主管人的不受限制的权力成负相关（成反比）关系，不过，这是以后讨论的问题。

大学生是宣称对大学拥有所有权的另一个重要群体。他们常常自诩为是大学得以存在的“缘由”。大学是学校，如果没有学生，学术成就终归会枯萎。每一个社会机构，为了存在下去，都需要年轻人去接替老年人。学生毕业后，他们因成为教师、校友、捐赠者或董事而又会充当“拥有者”的角色。此外，本科生平均要用4年宝贵时间才能获取一个学位，因而其中许多人认为，在课程设置、教师选聘、学校投资政策、校内住宿规定、餐厅供应的伙食质量与种类、

① 此处英文直译作“拥有者手册”。——译者注

谁能谁不能在校园里发表演讲以及对校长和院长的任命等方面，他们都有资格拥有某种控制权。这一权力清单罗列不完，而且其中的某些要求较之另外一些，更加有理有据。

教师、行政主管人员和学生是本书的主要对象。然而，还有本书没有涉及或偶尔涉及的其他人。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三类人：董事、校友及捐赠者。他们才是正式决定主要政策的人，他们出钱，因而非常关心“他们的”学校的声誉。他们关心的范围往往是很广泛的，通常包括教学质量、校橄榄球队的球技、学生和教师的政见、招生政策、学校社区内的性偏向，以及其他等等。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部分拥有者”。其中之一就是政府（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科研经费的提供者、向学生和大学贷款的银行家、学校规章制度的调节者、许多学术活动的评审委员会和委员。对于公立大学，立法机构和纳税人的影响之大，当然是压倒一切的。但是，问题在于，在美国，倘若没有联邦政府的资助（在许多情况下倘若没有州政府的资助），任何一所大学实际上都是无法运行的。这就是说，政府以某种形式拥有着大学。

最后一个群体是普通民众，尤其是自命为全体民众喉舌的新闻界。知情权，特别是对那些知名人士和社会实体的知情权，在我们国家的传统中已是根深蒂固了。在美国主要大学里发生的事情是全国性的新闻；而在规模较小的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则是地方新闻。新的科学发现常常作为头版头条新闻。关于课程设置的辩论——尤其是那些可以概括为简短口号的辩论，诸如“回到基础”——受到报纸和杂志的广泛报道。各色各样的大学民意调查也受到同样的报道，特别涉及酒与性各种问题的调查。社论撰写人还要定期地向各大学提出忠告。我遗憾地注意到，近来对大学的指责多于赞扬。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所在。我们大家需要理解的是，大学被看成是公共财产，而其中的许多栖居者都被看成是知名人士。这是一种对自由的限制——即对另一类拥有者负有责任的一

种要求。

本书中的每一章都力图对那些声称有某种所有权的人有所帮助。借助此书,我希望学生能更好地了解教授的生活,反之亦然;希望教授和学生对于行政主管人和管理工作,都能获得更多的知识;希望普通民众和新闻界对我们的活动和道德观念,能够更加理解。我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表明,大家怎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得益于大学,怎样才能使大学得以被利用(甚或得以改进),而不是被滥用,——这正是对每一种拥有者手册的考验。

第一章 一封介绍信

在我们转入读者可能认为是武断的一系列章节之前(我感觉每一个群体都会赞同对别的群体所做的评论),先谈一点我本人的情况或许是有好处的。我试作一自我介绍。^①

在我早期职业性格的形成有着较大影响的那部分世界——日本,有一封正式的介绍信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你想去会见某人或参加一次听证会,随身携带或事先提交一份由某位相当有“面子”的人撰写的这种文件是十分重要的。内容可以有所不同。有时,可以重点介绍家庭出身和家庭关系;有时,则可以证实被介绍人的专业成就,但基本目的是一样的:使令人发窘和拘谨生硬的第一次会面具有个人特点。

我建议学习日本人的这种文明风俗,并愿意提交这样一封必要的介绍信,只不过有一点与众不同——这是一封自我介绍信。也许我应该试图找一位“大名鼎鼎”的人来为我写这封介绍信。但是,在考虑了各种可能性之后,我还是决定由自己来写这封信,因为这样做会有许多好处。对有关的事实,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我自己,并且,坦白地说,我更喜欢自己的说明。自传往往是为自己的服务的,然

^① 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我的朋友、以前的同事伯克利和加州大学的出色的经济历史学家卡罗·M·席波拉不同,他用以下的话来答复要求了解自己背景情况的出版商:“亚瑟·考斯勒有一次评论某人因崇拜一个作者的作品而希望同该作者作私人会见,就犹如一个喜欢吃肥鹅肝馅饼的人非要见一见一只鹅那样的不明智。”参阅席波拉的《世界人口经济历史》一书的套封勒口(哈蒙斯沃斯米德尔塞克斯:企鹅图书,1962年。)

而我并不打算在这里从本书一开始或在本书的关键部分搞什么盲目崇拜对象。问心无愧地说,这是一本以本人经验为基础写成的书。下面就让我们开始吧。

尊敬的先生(或女士):

我荣幸地把亨利·罗索夫斯基先生推荐给你,他是哈佛大学的刘易斯·P和林达·L·盖赛尔学院教授。用他这个相当长的头衔,目的是想使你有个深刻的印象。但请记住,大学是一种热衷于等级和荣誉的机构,在这方面至少同军队是一样的。他还曾担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这个职位在坎布里奇和马萨诸塞常常被人不无夸张地形容为“美国学术界最好、最重要的职位”——可惜,在别处则很少如此看。^①此后,他的头衔上总要加上一个“前”字。在一个人60多岁时,这不会是一种反常的负担。

罗索夫斯基的大学生涯有过多次变化,并且是丰富多采的。他在威廉·玛丽学院读大学本科,在哈佛读研究生。他的第一个教学岗位是1958年在伯克利的加州大学。在那里,他学习和研究日本的经济增长问题,当时,这个题目远非今日这样引人注目。作为一个“学科专家”,他经常生活在一种专业性的朦胧之中:经济学家慷慨地赞扬他通晓日本事务,而东方学家则准备证明他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由于这两种人很难相遇,罗索夫斯基从而得以享受了一段平静无干扰的学者生活。

① 参阅戴维·S·兰德斯著《及时的革命》(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1页。著名语文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在最近的一次报界采访中,把我们的大学领导人说成是“管理思想的政委”。倘若这是乔姆斯基的政治观点,现在也还不完全清楚是否有人被这种说法激怒。然而,这句话的目的却是没有疑义的:“是这些知识阶层的官僚们在管理我们国家的大学、新闻媒体和出版行业,他们正在‘缩小真正的思想自由’,使人们满足于现状。”很难想象,对于大学的行政权力还有什么更为夸张的说法了。参阅1988年9月4日《波士顿环球报》理查·希金斯撰写的文章:《对许多问题的批评》。

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加利福尼亚州公立高等学校的黄金年代。大学在扩大,而纳税人的慷慨则形成了一种乐观主义的气氛。获得一份终身任职合同,这是每一个教授的目标——需要的仅仅是必要的才华和适度的勤勉。加之加利福尼亚的气候,一个人还能再企求什么呢?

这段抒情诗般的生活在1964~1965学年期间突然结束了。事有凑巧,伯克利成了美国学生革命的发源地。在此事发生了将近25年之后,人们对这一重要社会现象的起因时而仍在争论。越南战争和民权运动起了主要的作用。对大型机构和团体无人格性的某种厌恶心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不妨回忆一下当时的革命口号:勿折,勿卷,勿撕!^①另一种促成因素是大学在处理学生突然骚动的问题上缺乏经验,当时这种学生骚动所采取的形式是袭击那些自命为非政治性和中立的公共机构。然而,对于今日来说,原因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后果,这从一开始就是明明白白的:一种全新的、最无秩序的气氛。群众集会,占领建筑物,警察行动,导致无休止谈判的、不可能谈判的要求,充满虚辩浮夸的、冗长不堪的院系会议——这当然不是一个寻求知识(至少是寻求那种传统上与大学有关的知识)的环境。

在这一点上,罗索夫斯基做了一个非常糟糕的预测,一个常常和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相同的预测。由于他主要是在东部长大的,而且又出生在欧洲,因而对加利福尼亚持有一种本能的怀疑态度:阳光单调,居民无根,一切事情都古怪奇特,追赶时尚,但在这种不可思议的环境中,却似乎走向了繁荣与昌盛。伯克利已经爆炸了,然而,他却仍认为,这些不幸事件肯定不会在东海岸那些更具实力的高等学校中发生。在美国东北部的名牌大学和其他类似的地方,学生和教授们仍然穿上衣,结领带,年纪大些的人说起话来有时还

① 这三句话原是当时美国邮局对其职工处理邮件时的要求。——译者注

是盛行过的文质彬彬的爵士风度。最重要的是,教学和研究依然进行,并未受到干扰。我还可以补充一句,那就是他也意识到自己是那样危险,仍然不能脱离大学的事务。尽管他高声宣称自己不喜欢谈判,讨厌学院式的咬文嚼字和各种各样的委员会,但危机一旦降临伯克利,他还是针对这些社会病害做了许多份外的事情。可以说,在这样做的时候,罗索夫斯基同其他许多教授一样:一方面声称怀念图书馆里的安宁与平静,同时又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投身于学院的政治活动或权力之争。当然,他会极力做出另一种解释:即强调他是在维护学院、公民的职责和权利以及道德价值观。

无论怎样说,罗索夫斯基还是在1964~1965年学年结束时辞去了加州大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教授职务,加入了西海岸避难者的小型团体,在这些避难者中大多数是寻求传统性宁静的社会科学家。由于这时期的繁荣,他收到了许多令人向往的邀请。他选择了自己毕业的母校哈佛大学。

哈佛在罗索夫斯基身上总是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他攻读本科生时,曾在威廉-玛丽学院学习经济学和历史学(1949级)。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在那些日子里,他获得四年良好的教育,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教授们和蔼可亲,尽心尽责,有时甚至启人灵感,激人上进。美国南方人的友好——非常真诚——是十分可贵的。威廉-玛丽学院创立于1693年,仅比在美国开创高等教育先河的哈佛大学晚57年。作为美国第二所最老牌的高等学校,它特别强调自己的传统。不过,时至40年代仍求助于传统,听起来多少有些海市蜃楼,不合时宜。也许在18世纪,威廉-玛丽学院同哈佛大学可以被看成是旗鼓相当、并驾齐驱的。而很少有人会认为,战后的威廉-玛丽学院仍具有那样的地位,尽管近年来它已重新获得了“公立名牌大学”的尊称。

在1949年,对一个新的研究生来说,哈佛的独到之处不在于它至今仍体现着过去的或罗索夫斯基青年时代的美好时光,而在